

唐诗研究系列



唐诗风貌

TANGSHI FENGMAO

● 余恕诚 /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I207.22

Y741

唐诗研究系列

唐 诗 风 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风貌/余恕诚著. - 2版.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3

ISBN 7-81052-117-9

I. 唐… II. 余…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217 号

唐诗研究系列

唐诗风貌

余恕诚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1 千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1001-26000 册

责任编辑 高兴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052-117-9/I·12 定价 15.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弁 言

风貌一词,较早用于对人物的品评,^①与“体貌”意思相近。唐皎然《诗式》在论诗体(体貌)时,将它用在文学批评的文字中,^②意思也是指作品的体貌。皎然随后云:“风律外彰,体德内蕴。”讲诗体(体貌)的内外关系,同时也可以视为是从生成意义上对“风貌”的解释。今天,我们不妨把风貌理解为作品内在思想情感与外在艺术特征的综合表现。同时,不仅把风貌用于对具体作品的把握,亦扩展用于对作家流派、文体,乃至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认识与品评。

唐诗有不同于其他时代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唐诗内部不同阶段、不同诗体、不同作家或流派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本书将有重点地介绍唐诗有关方面的一些风貌特征,但不过多加以描述,而是努力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探寻其中介,对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的情感体验予以注意。重点结合唐代文化精神对形成有关风貌特征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以见唐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我们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备的积极健康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唐诗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进而把对唐诗的审美,引向对唐代文化精神的吸收与借鉴。笔者自知这是一项

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希望学者们在匡正本书的粗浅和错误的时候,把此项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注释

- ①晋张华《博物志》卷六:“初(王)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
- ②《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情性等字亦然。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辐归焉。”《诗式·取境》云:“成篇之后,观其气(一作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序

我从未为人写过书序,这是第一篇而且极可能是唯一的一篇。按照请名人作序以增书的身价的传统风气和时尚,我自然不是作序的合适人选,但恕诚却执意要我来写。我想,这纯粹是一种纪念,一种对我们之间三十余年共事相知情谊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和恕诚相识于 1963 年。70 年代中期以来,又长期合作进行李商隐诗文的整理研究,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从 80 年代初开始,恕诚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对唐诗风貌及其成因的潜心研究,有计划地撰写了十多篇很有分量和创见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的就有六篇。这本《唐诗风貌》就是在上述论文基础上拓展、加深、提炼而成的专著。恕诚的每一篇论文,我差不多都是它的第一个读者。在切磋讨论中不但学术上获益良多,而且更增进了对他人品、文品的了解与推服。书中不少章节,写在十多年前,但时至今日,当年初读恕诚文稿时那种先得我心的欣喜,那种新意突现对自己的启发,犹历历在目寓心。当“缘分”一词已经被用得近乎熟滥的时候,我倒觉得,我和恕诚之间三十余年合作共事的亲密情谊,确实是称得上有缘甚至投缘的。从这方面说,我又是当仁不让的为他的书作序的最合适的人选。

HAB90/04

唐诗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热门。千余年来,著述如林,佳构间出。要想在这样一个领域作出成绩,必须绝去浮躁,在长期潜心研究中确有创获,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本书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的准确把握和细致辨析,固然很见功力,但著者的主要着眼点和用力处,却不止是对唐诗风貌的描述,而是对风貌成因的深入探讨。书中特别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特定文化背景、诗人生活与创作心态,探讨某种诗歌风貌形成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常能发人之所未发。比如初唐诗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缓慢演进方出现盛唐诗歌高潮的原因,前人与时贤已从多方面进行过分析探讨,仿佛已再难深入挖掘。本书第三章《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却揭示出关键的原因是在初唐思想文化背景下,诗人的性情还未充分发展,因而纵使四杰、陈子昂已提出风骨兴寄并有所建设,但仍必须等到开元之世,从各方面为诗人性情的健康发展与高扬提供最佳思想文化土壤与气候,方能出现大潮涌起、群星灿烂的局面,这不但从创作主体心态个性的变化方面揭示出由初入盛的根本原因,而且实际上揭示了盛唐气象内涵的一个本质方面。又如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影响,建国以来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往往从一时一地着眼,过多强调它的负面影响,本书第七章则密切结合李、杜的创作历程,指出进入朝廷的高层政治体验对其政治心理的变化发展和诗歌创作所起的深刻长远的正面推动作用,并从此引发出“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这对一个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中淡化政治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是一种纠正补偏。再如唐代边塞

诗,过去多从所反映的内容及所采用的形式作一般的分析,本书第九章则注意到王昌龄、李白等人以一般征人口吻写出的边塞诗与岑参、高适等军幕文士所创作的以自我抒怀为主的边塞诗的不同,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出军幕文士与代征人抒怀的诗人在生活体验和创作心理基因上的区别,并分析了两类边塞诗的各自的优长与不足。此章内容 80 年代中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对后来一些学者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起过带动作用。中唐韩、白两大诗派,风貌殊异,如仅作一般描述或单纯从各自的艺术追求动机着眼分析其原因,都不免表面,“通俗诗—庸俗诗(软体诗)—硬体诗”的演进过程更属违反实际状况的臆想。本书第五章则从中唐进士集团内部不同政治、思想作风的两大类诗人入手,考察韩、白分别代表了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与具有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的两种类型人物的不同思想经历与心态,从而揭示了两派诗歌风貌殊异的根源,并以此为坐标给整个中唐诗坛划出了主要分野。唐诗各种体制的风貌,本书第十一章有细致辨析,又在第十章中别立“叙情长篇”一节,集中讨论李、杜、韩等大诗人所创作的一大批以叙述为主要表现手段而旨在抒写丰富复杂、汪洋浩瀚的感情波澜的碧海掣鲸之作,不仅在唐诗分体风貌研究上是一种更细致深入的创辟,而且对这类长篇巨制出现的特定文化背景和诗人的创作心理动因也作了深刻的论述。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潮起潮落,从根本上看,是受民族精神变迁支配,诗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必须深入探寻各个时期的民族性情特征。这个基本观点,不仅体现于上举各章的专题分论中,而且集中体现在头两章带有总论性质的论述中。论唐诗对时代反映的深度、广度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

特别注重有唐一代士人的精神风貌、胸襟气质。而对唐诗的整体刚健特质作追本溯源之论,又特别注目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这一漫长的民族大融合过程所带来的胡汉诸民族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及雄强之气的注入,从而对唐诗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方面的突出表现作出有力的说明。

恕诚为人,既恕而诚。他给人的突出印象也往往是其严谨谦逊、朴质淳厚的一面。但他的文章,却反映出其内在的灵秀和颖悟。书中经常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发的精辟新警之论和由具体论述生发升华的带普遍性的结论,更有许多对具体作品的深刻独到感悟和文采纷披的诗意表述,后一方面在本书的首章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我不敢自诩为恕诚学术上的真知音,但我相信,这本对唐诗风貌作文化学、文艺心理学阐释的专著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显示出它的独特价值。

刘学锴

1997.8.22.

目 次

序·····	刘学锴(1)
弁 言·····	(1)
第一章 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1)
一、唐诗对时代反映的广度与深度·····	(1)
二、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7)
第二章 地域、民族与唐诗刚健的特质·····	(28)
一、地域·····	(29)
二、民族·····	(34)
三、唐诗刚健的特质·····	(39)
第三章 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49)
一、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	(51)
二、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	(56)
三、风骨离不开性情——初唐诗坛的期待·····	(59)
四、大潮涌起——伴随盛唐的各种社会条件对性情的催发·····	(64)
第四章 盛唐气象·····	(73)
一、盛唐诗歌风貌的主要特征·····	(73)
二、雄壮浑厚与感激怨怼·····	(80)
三、盛唐后期诗歌与前期诗歌在艺术风貌上的共同点·····	(85)

第五章 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

思想分野 (89)

一、中唐诗歌之变 (89)

二、科举、文学、政治的三位一体 (96)

三、韩诗——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 (99)

四、白诗——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 (108)

五、以韩白为坐标看中唐诗坛分野 (115)

第六章 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 (120)

一、晚唐诗歌之变与诗人群体的划分 (120)

二、晚唐穷士诗人的歌唱 (125)

三、心灵世界与绮艳题材的开拓 (133)

第七章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150)

一、唐前期的政治与李杜的理想 (150)

二、进入朝廷——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154)

三、后期——佗僚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 (158)

四、从给予创作的推动作用看诗歌高潮期的时代

政治特征 (166)

第八章 唐代山水田园诗 (174)

一、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社会生活基础 (174)

二、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的一般情况 (176)

三、王孟山水田园诗的风貌特征 (183)

第九章 唐代边塞诗 (196)

一、唐代边塞诗的一般情况 (196)

二、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 (202)

第十章 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219)

一、叙事诗 (219)

二、叙情长篇	(230)
第十一章 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253)
一、唐诗的分体	(253)
二、古体诗	(256)
三、近体诗	(263)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78)

第一章

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 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诗史研究上的唐宋诗之争,尽管意见歧出,但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意理胜,却已大致得到公认。^①又,明人何乔远可算宋诗派,但对唐诗亦非常推重,谓其“上自浑灏,下及鄙俚,一凡人情物态可以敷衍风雅者,无不点染”(《郑道圭诗序》)。文学接受过程中人们对一个时代诗歌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这个时代诗歌风貌(总体或局部)的一种认识和把握。以上所引述的看法,在对唐宋诗的比较和品评中,揭示了唐诗一个方面的重要风貌特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与唐人在将丰富的生活体验化为精神产品时超胜于其它时代的诗美。对这一特征,本章将予以阐述。其中,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比较易见,尽量说得简略一些,而唐诗极富情韵,表现出特有的生活美和精神美,则打算介绍得细致一些。

一 唐诗对时代反映的广度与深度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晚

唐诗人李商隐曾这样高度评价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的诗歌使天地人(三才)和宇宙万物的面貌都显现于诗中。李、杜固然是唐代诗人之首,其诗歌反映的范围包罗万象,而唐代在李、杜之外,尚有大批优秀诗人,他们都从一两个方面或多方面对其时代生活和周遭世界作了反映。五万首唐诗,其现实内容与题材之广前所未有,已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不过一般文学史类专书多注意于唐诗对社会诸方面实际生活和事物的反映,就事论事者多。本章则想在谈对实际生活反映的同时,兼及唐诗对唐人精神生活的反映。尽管精神生活归根结蒂是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但在介绍的时候,不妨把它稍稍离析出来,以便从一个侧面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唐诗反映了唐人丰富的精神生活。从东汉末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以前,长期分裂动荡,中国境内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江南地区的开发,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融合,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唐人精神文化展开在一个较之秦汉时期内涵要繁富得多的背景之上。唐帝国经济的繁荣,国力的上升,文化的昌盛,对儒释道三教以及各学派采取兼包并容的政策,这一切又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处在相对自由活跃的状态,可以多方面吸取,自由发展,因而唐人精神活动的天地是广阔的,精神生活内容空前丰富。

唐代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别是唐前期,主导面是积极向上的。唐诗反映了唐人重视事功、富有理想、胸怀开阔、热情豪迈的总体风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的事功精神;“济苍生,安黎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登高丘,望远海”、“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的广阔胸襟;“三杯

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豪气和热情，这些，作为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主调，在唐诗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唐诗具体地、细致地反映了唐代各种类型人物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李白式的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岸；杜甫式的对国家和人民的忧念；王维、孟浩然式的希企隐逸、爱好自然；岑参、高适式的负气横行、向往边疆；乃至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种旅食京华的辛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游子恋母的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种告老回乡的感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种科场获胜后的狂态；“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那种新婚的羞涩；“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那种宫女失宠的哀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种苦恋；“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那种宗教情绪，无不一一呈露，情态毕肖。

唐代文人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大部分来自庶族地主阶层，成员具有广泛性和流动性，形成了一个与前代很不相同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观念有许多新的特征。比如在出处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怀现实、参预政治的热情。“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语气很谦逊，但要效法稷契的用世之志却表现得非常坚决。在获取功名的途径上，耻于因人成事，以荫授官也不被人过分羡慕，而是普遍重视进士科的拚搏，甚至乐于到边疆和战场上去寻求出路。沈既济在《词科论序》中云：“开元之后，四海晏清，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全唐文》卷四七六）杜甫悼念严武时说：“历职匪父任”（《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

武)),言其凭才能自可得官,不尽由门荫。武后时名相薛元超一生有三恨,而入仕“不以进士擢第”为首恨。可见唐人在出身方面的企羨由门第转向进士。至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则更见唐人在文与武的抉择中对武的企羨。在知和行的关系方面,唐人重视实际知识,重视经世致用。李白嘲笑鲁儒:“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可以说无论是汉代的经学,还是魏晋玄学,都被唐人丢开了,而代之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项更为有用的真本领和实际行动。此外,在伦理观、君臣观、门第观、尊卑观、妇女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较其它时代开放。^②唐诗在有关题材中往往不自觉地反映出观念的变革,后世读者从唐诗中总是突出地感到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人的言行较少伪饰和拘束。一些在后代人那里羞于自我暴露的话,他们能够坦率而勇敢地写进诗里。如杜甫交待他在京城里干谒乞求的情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又以他所享受的特权和平民对比:“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李白得到玄宗召他进京的诏命时,在诗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狂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宋人批评他浅薄。虽或许有其浅,但绝不伪饰。元稹写他对其恋人始乱终弃,白居易写他老来放走歌女时,如何勉强无奈。韩愈说跟孟郊相比,自己奸黠而善于混世。又在《符读书城南》中为勉励其子用功时说:“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

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元、白、韩愈的这些行为动机并不高尚，后人时有讥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元、白、韩愈很坦然地把他们的所行所想写进诗里。“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李白《独漉篇》）。唐人无论人对己都比较爱讲真话，并不多戴面具。因此，唐诗把唐人精神领域里的正与反、是与非、利与害、廉与贪、进与退、出世与入世、勇敢与怯懦、庄严与滑稽、崇高与卑下，都一一展示出来，这使唐诗对于时代精神生活的体现更为深刻丰富。

唐诗反映了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从主导方面看，它是主体情感的表现，而不是对周遭世界的再现。唐诗的抒情性不比前代弱，对现实的反映也大大加强了。唐人热爱生活，重视事功，对现实社会生活特别关注。他们的绝大多数诗篇，不是吟玩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感受和评价，因而通过抒情，自能把读者带进他们感情所拥抱的世界。另外，写法上，唐人不仅在乐府诗中发扬了反映时事、反映现实的传统，而且在五古和七古中加强了叙述的因素，注重叙事和抒情的结合，也大大地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从《全唐诗》可以看出，它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反映。唐诗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陆海山川、村落城镇、驿楼寺观、士农工商、僧道妇儒，还是社会各阶层、南北各民族的生活、重大的现实政治斗争、历史题材，无不加以描写，在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反映这么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前所未有的，亦且后所未见。也许我们很难轻而易举地拿《全唐诗》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等进行比较，但不妨就一些断代的诗歌选本加以对照，那将会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唐诗对社会